

# 宋詩話全編

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I207.22/443

捌

# 宋詩話全編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主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549923

價



Q

# 徐元傑詩話

胡大浚 楊曉靄編纂

徐元傑(?)——(一二四五)，字仁伯，信州上饒(今屬江西)人。幼從其母學詩，後師事朱熹門人陳文蔚，又師事真德秀。紹定五年(一二三二)進士第一。嘉熙二年(一二三八)召爲秘書省正字。遷校書郎，淳祐元年(一二四一)知南劍州。累官國子祭酒、權中書舍人，拜工部侍郎。後暴卒，死因不明，人多爲之訟寃。學者稱其「天壩先生」。著有《樸楚集》。本書輯錄其詩話十五則。

一 帝制昭垂，於鑠兩朝之典，儒紳彙集，聿新羣目之觀。肆盛旦之諷剛，粹成編而來上。……皇帝陛下，緝熙問學，經緯乾坤，以《采薇》《天保》之規模，圖《吉日》《車攻》之事業，戒謹寓於隱微之際，發

疆奮於寬裕之餘。思昔先王，幸皇猷之未遠，于今永監，惟成憲之是遵。郁郁乎其文哉，巍巍乎有功也！是用會寶帙瑤編之紀，鈿金匱石室之藏，大巧天成，不假心工之雕刻，徵音日播，永爲世寶之流傳。（《棣華集》卷四《代宰臣進孝宗光宗御集表》）

二 唐人崇進士之科，我宋重題名之集。熙陵賜第，侈燕喜於曲江，靈河出圖，被詩章於大雅。在激昂於善類，匪夸詡於榮觀。迨今盛時，稽古明制，樂英材之有造，闡文教以彌彰。日就月將，五帝三王之淵懿，金聲玉振，七言四韻之溫純。……皇帝陛下，天挺英姿，日新粹學，治法灼知於經史，嘉與討論，心聲妙葉於宮商。於昭勸獎，憲懇切作人之意，於從容肆筆之時。臣等敢不拜手珍藏，終身佩服。誦新渥照乾坤之句，密囿清光，寫精忠貫日月之懷，誓堅素守。（同上《進和御製詩表》）

三 唐韓愈以六經之文倡，其爲博士也，招諸生誨之曰：業精於勤，行成于思，必以荒嬉，毀隨爲戒。當時學者，仰之如泰山、北斗，宜矣！爾士龍蚤有文名，今真經幄，其爲我明教胄之典。爾璞才宜躍用，制有攸拘，其爲澄養士之原。庶幾蒸蒸髦士，業精行成，罔俾韓愈專美於有唐。（同上卷七《徐士龍授國子博士王璞授太學博士制》）

四 如某者，絕無拆綫姑學爲裘，祇宜荷彭澤之籃輿，偶獲作步兵之廚吏。清秋落帽，風流雖不逮於孟嘉，落日登樓，人物乃得陪於王粲。……恭惟某官，詩書元師，道德宗工。韓吏部之泰山，獨步唐人之三變，郢中人之白雪，載賡楚調之《九歌》。方將由青油幕以奏功，秉紫荷囊而入侍。胸中雲夢，雖涯涘之莫窺，皮裏陽秋，任妍媸而莫別。（同上卷九《謝荆帥啟》）

五 恭惟某官，詩書宿望，文武全才，清風周雅之遺音，白雪巴歌之寡和。（同上《通江陵別制帥啟》）  
六 恭惟某官，禮樂真儒，詩書元帥。羣賢標準，歐陽子之遺風，一貫淵源，楊誠齋之正派。故雖瞿塘灩澦之險，亦猶吉水仁山之和，致君澤民，特其餘事，薦賢報國，是乃盛心。（同上《上夔門李帥啟》）  
七 竊惟上之待士，以禮爲羅，士之事人，以身委質。榮辱實相爲之喜戚，出處亦因其去留。故昌黎賦淮西之歸，欣若有向闕聯鑣之詠，而子諒奇并州之別，悵然形臨路覩絲之嗟。（同上《上四川鄭制帥啟》）

八 晦庵先生《秋夜嘆》之嘆，與《感興篇》之感，異辭同旨。神仙之事固誕，而儵然物外，意則幾矣。吾志於道，姑去彼取此，不役役而馳，不悶悶而移。靈臺太虛，風清月白，至誠不息，初何辛苦，過化存神，不落形體，孰爲河漢，孰爲幽人，孰爲蒼山之雲？《易》曰：「幽人貞吉，不自亂也。」吁，知此則知先生之晤歎，所以杳致辭於幽人者，其旨明甚。（同上卷一〇《跋朱文公秋夜歎》）

九 嗟乎！文特士之細耳，善論士者取其大而略其細。士別三日，刮目相待，况少壯之相去，渠可以一時論。公之所志，亦非溫飽，方其試藝三舍，角雋寸長，誠不免乎才氣之累。迨夫名與時顯，學隨年進，馳競之情遣，公非西崑時矣。今觀《性仁》一賦，既有見動靜之指，又以嘆二典光華，盡萬物而不足報。其他著述，卓乎自有見趣。至若《念祖箴》、《水廟》等作，又皆闡正義以正人心。……愚嘗嘆夫漢之大儒，著書立言偉矣，甘心爲美新語。公浩然剛大，發於《石井》聯句，有曰：「潤如周孔教，清比夷齊節。我欲斷諛佞，汲此洗劍血。」壯哉！是詩有爲而發。玉山服其高義至行，稱其不至失身匪人，良

以此歎！昔蘇文忠公精忠大節，詞詠善謔，或者病之，是欲小害大，得乎？世人謂士工於文，雕肝琢腎，鮮以壽終，故王、楊、盧、駱，俱不得其死。吁！此非文之罪也。徒文無實，生死何如損焉。公好學，亦顏之徒，顏可死而有不死者存，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。予非以文論學者，當知劉之集爲此邦重，汪之跋爲此集重，伯羽出此跋者也，少儂傳此集者也，斯文於是不朽。《詩》曰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振此峽之清風，企玉山之君子，願相與勉之。（同上《跋劉狀元集後》）

一〇 慵菴詩，大槩古淡，有感發意，湯晦靜題之悉矣。余鄉曲晚學，讀其詩，敬其人，友其諸孫，而審其生平之素，故知菴以慵名，有安樂窩之風，相羊乎榆山煙松露菊間，幽然柴桑栗里氣象。韓昌黎謂「和平之音澹泊」，慵菴有之矣。然則慵菴，豈真慵哉？慵於外而不慵於心，慵於謁市朝，軟紅塵，而不慵於登輿臨流之清唳，慵於役聲利，繫形神，而不慵於手詩書以玉其子孫。嗚呼！斯其所見諸老之典刑。翁姓俞，名懷，字鼎臣。世居信（陽）之乾封云。（同上《跋俞慵菴詩集》）

一一 先生諱如愚，字子發，臨安之錢塘人。……云：「嘗觀《兔置》一篇，載于《周南》，自「公侯干城」至「公侯腹心」，皆以「起起武夫」爲言。夫《關雎》之化行，雖田野武夫，雖處賤事，而不失其誠敬之心，致使詩人美其好德，形諸歌詠，爲周家之盛事。然則武夫雖勇，豈無用于國家哉！某雖居右列，未嘗以文武惑其心，而公朝所以旌別者，幸不以文武異其寵。是則公朝薦才之舉，有光周詩之所詠，而某誠敬之心得以常存，無愧《兔置》之武夫矣。……」（同上卷一《準齋先生吳公行狀》）

一二 翰墨絕畦逕，言詞中律度。筆落風雨驚，詩得江山助。不食煙火語，說到精髓處。昇堂必入室，

由道誰不戶。達者無後先，成賢特指顧。要亦認意思，初不在章句。伊欲登壇場，且闢著地步。其中有活法，此理若大路。所差只毫釐，相去已冠履。蘭室味本同，蓮社約此去。把定心鴻鵠，直須盟鷗鷺。多才夙究明，一見已穎悟。貂續不勝情，用得以布露。（同上卷一二《和祝子壽作詩須索意韻》）

一三 作詩念清新，愧我言腐熟。（同上《和金兄》）

一四 介石翁來契所思，騷吟風雅盡追隨。庾清鮑逸可無酒，島瘦郊寒只有詩。原不染塵圭竇適，未能忘世壁雍馳。賦違恰限江天雪，說向梅花心事知。（同上《贈方介石》）

一五 近代騷人詠性情，隨心而發自分明。吐吞風月咽喉爽，咀嚼江山齒頰清。谿邑近聞士比興，君詩端可派宗盟。馬頭雪絮吟鞭快，好辨佳篇奏集英。（同上《贈香谿留君東上》）

《栞菴集》 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

# 劉克詩話

袁華點校

劉克(約一二三五年前後在世)，信安(今浙江衢州)人。事跡未詳。著有《詩說》等。劉克論《詩》，宗於呂祖謙，但與呂氏互有去取，亦不盡從祖謙之說。據其子坦跋稱，原書每篇條列諸家之解，而繫以己意於後。今傳本非原本，僅存經文及劉克之論。原本缺第二、九、十卷。本書刪去《詩說》中的經文，全文收入劉克論詩之語，釐爲二百四十二則。



## 詩說

### 序

一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，未嘗不援《詩》以爲證。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義理之精微，必以《詩》發之。豈聖人之道，皆有得於《詩》？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，必待《詩》而後信耶！抑其作《詩》者，皆聖賢之盛耶！又况聖人因《詩》以推廣，其義宏遠精微，皆《詩》旨之所未及。洙泗之間，諄諄爲學者言，未嘗不以《詩》爲先。彼春秋諸賢執《詩》以助其說者，何啻千里之繆，然後知《詩》之果爲難言也。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，前乎此，則《書》藏於史，《禮》、《樂》存於名數，《易》爲卜筮。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，《詩》而止爾。故不學《詩》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者，皆不足以爲士。誦《詩》三百，固以爲多而有餘用。所謂多，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，特學《詩》之細事。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，賜與商而止爾。聖人蓋予人以共學，而不予人以共知，乃如此。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，情旨幽遠，不解其辭而

求之於《序》。《序》之與《詩》，文體升降遠不相侔，託《詩》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。揣《詩》之義臆而爲說者，亦不少。且以漢魏文章之盛，辭旨淹洽，未嘗有援《詩》、《序》之辭者。惟東晉《補亡》模倣《序》義，晉唐四言皆循其法。近世場屋命題，乃以《詩》、《序》同於正詩。儒先有欲去《詩序》者，至其訓釋又多依倣《序》意，竟亦不能去也。克之學《詩》，似若於《序》無預，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。然《序》之出於詩人，或卜商，或大小毛公，皆莫得而準。《序》之名氏猶不可知，況於《詩》乎？《詩》之言辭猶不可知，況其旨乎？然則言《詩》之難其人，聖人豈欺我哉！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。按《左氏傳》，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，不以壽聞者也。姑以七十歲爲準，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，安有八、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，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！《幽籥》、《幽詩》、《幽雅》、《幽頌》，見於籥章所掌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。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，審如退之所謂「孔子西行不到秦」，則祁昭之詩，聖人嘗爲之折衷矣！何所戾而不編耶？季札觀於周樂時，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。其先後次第，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，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。彼所謂逸《詩》者，其逸於未刪之前耶，抑逸於既刪之後耶。聖人於《詩》，纖悉必盡。義有未的，則裁而正之，辭有抵牾，則刪而去之。四始主於文王，黍離降於《國風》，皆訓典之大法，禮義之大權，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！嗟夫，後世者之於斯文，欲如身親見之盛，抑亦不知量也已。如以援證之詩言之，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？紹定壬辰十月，信安劉克自序。

## 總說

二 自專門表章以後，儒者之於六經，盡心焉耳矣。爲之訓詁，爲之正義，爲之集解，使後之學者識所指歸，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。若《魯論》之何晏，《左氏》之杜預，《穀梁》之范甯，皆目之曰集解。惟何晏併著姓氏，固優於杜、范矣。近世之解經者盛於前古，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。要其發明之功能，增益於先儒者蓋寡。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《詩》，良以其未易學也。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，繫以名氏而謂之《詩記》，其所特見則疏其後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。參以前例皆得謂之讓，如蕭德施之於《文選》者也。良由識見之得失，學問之高下，皆於是發焉。故纂輯之工，得以居讓製之名。然則《詩記》，其呂成公所讓歟！

三 《小雅》之詩，凡七十有四。世傳毛氏之詩而六，亡詩不與於什，附見於《鹿鳴》、《南有嘉魚》之中。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，亡詩得與於什，遂有《彤弓》、《祈父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北山》、《桑扈》、《都人士》之什，而其次序則依《六月》。《詩序》之文，謂與鄉飲酒、燕禮、奏樂之次皆合，其果孔子之舊乎？蘇氏之由庚崇邱，仍毛氏之次第者，呂成公皆釐正之矣。《六月》之序，又果當時詩人之辭乎？是未可知也。

四 漢之專門在《詩》，雖有齊、魯、韓之異，班固謂魯最近之，恨未獲見爾。以諸家雜引驗之，四家之《詩》，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。其刪次之本於古，先者不得而異也。

五 自古聖王以《詩》立教，其形於聲歌，播於音樂，相告語於學。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，唯《詩》而已。其必出於聖賢，盡於情性，關於天下國家，而後其詩傳焉。自聖賢不作，吾夫子將使後來者得與於斯文，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。一辭一義少有未合，則從而折衷之。如素以爲絢，止以先後之非，次而刪之矣。如豈不爾思室是遠，而又以義理之舛而刪之矣。如「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」，雖詩之所存已微其義，不以此進子路也。如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」，其能三復之者，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，此又羣弟子學《詩》之實事也。若子貢問答貧富之說，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，雖一時許以言《詩》，而子貢實未之達，乃於《大學》自發之。由是以推，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《詩》乎？

六 春秋之際，諸大夫之歌詩，皆今之所學也。于時未折衷於聖人，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。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，傳之其國，傳之天下，已若今之所謂經乎。今之所謂經者，未必通習之也。《詩》之在當時，皆已傳誦習熟，若後世之以詔立是學者焉。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，皆《詩》也。《書》藏於故府，《易》寓諸卜筮。惟《詩》者，學士大夫之所通習，至吾夫子而後有所折衷。春秋所歌，皆不類者。道散學失，才質不足以有知，雖聖門猶難于言，而况夫人乎？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以學《詩》者也。

七 國風皆以國繫，未有以義與人繫之者。《七月》則以幽繫之，如邠鄙者也。然則以地繫之，則猶以國也。惟二南不然，以南言，則以義繫也；以周召言，則以人繫也。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爲言。分陝之說，實不可盡據。《周官》以三公爲鄉老，則以鄉分也，非若《公羊》所謂「陝之東西也」。設若果爲分陝，必在武王、成王之後，若文王安得有之？如謂二南之詩，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，召南有召伯之詩，周

南未嘗及周公何哉？二南皆文王之詩，而有后妃夫人之異，又何哉？王化有淺深，有終始，繫之二公，必有大旨。要之周南、召南，則自有此詩，已有此義矣！義在南者，南言王化也。武王未勝殷之前，不敢以王化自居，託南以言化，故《鼓鍾》之詩曰「以雅以南，以籥不僭」。南可以並於雅矣！籥者，周禮之籥籥也。二詩皆王業之基也，皆籥師之所掌。籥以籥爲主，興王之本故也。子夏所謂王者之風也，召伯安在哉？不然以先王爲文王，則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非先王矣！此粗迹也，猶不免於舛。

八 二南之均爲大妣，不可指爲他人決矣。二南之首，皆以鳩爲比，若豐鎬自有王雎。其曰雎鳩，亦鳩類也。皆指太妣之同於文王也。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，召南詩辭自是諸侯之事。或者文王之爲西伯也，風化之所形如此，國人歌之矣！迨其虞芮質成，受命作周，王者之制既備，應門、臯門、靈臺、靈沼追王之禮，上及后稷，國人歌之，文王之始終如此不可得而一也。亦不可得而沒其實也。以前日之詩別異於受命之後，是以不容於不分。蓋周之至德，十臣之力也。故以周公爲王者之風。召康公相文武，「日關國百里」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爲諸侯之風。周公爲首，召公次之，欲繫之周公，繫之召公，理亦宜爾。文王之詩，王者之事，不可以爲諸侯。諸侯之事不可以爲王者，遂以二南別之。後世以私說爲勝，謂文王決不受命。以小儒之見，揣摩數千載之上，事之窒礙，皆以強辭勝之。至於二南，其說不通，豈復顧詩哉！徃徃專以《泰誓》無文王之辭，而武成有之。以此爲證，曾不思武成曰「先王建邦，大王王迹，縱以爲出師，告名山大川」之辭，豈有師未及商？勝負未決，倉猝軍旅中，已備追王



□□□□□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，臣事之節未改也。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者，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，二公之力，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。若其詩，則當時詩人之所歌詠，而不可掩沒者也。然周南之化，深於召南；周南之旨，大於召南。其詩及於召公，而不及於周公者，道本文王不以周召爲斷。所以，成周家之至德者，周召爲之冠，固宜居之而不辭也。

一二 吾夫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者何也？三百篇之多，獨有取於是，蓋當時之可學者唯有《詩》而已爾。二南者，猶今世小學之蒙求爾。人而不學，是宜其無知也，猶小子何莫學。夫《詩》之意，人而不爲二南，則猶未之學也。故曰猶正牆面而立，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，爲學之能事也。

一三 介甫之辨二南，似專以《詩序》爲斷，而以《詩》辭證之，此卻止爲見理未明，徇《詩序》而不知詩意耳。若詳味詩意得明，則《詩序》可略矣。詩意本也，《詩序》末也，徇末而棄本可乎？但觀召南，《詩序》便似與詩意相遠。若周南之《序》，與詩意背繆特甚。但作爲文辭以夸之，且害於詩之大者也。

一四 言《易》者，類以象數，極其推演而出於《易》書之外，言《詩》者，類以名物，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。皆儒者之深累也。《易》之理義，《詩》之旨趣，終若銷蝕其有存焉者，寡矣！

一五 詳觀《詩序》，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爲據，而後之儒者遂依《序》之辭演而歸之於詩，此固差舛之大者也。今世類以《序》與《詩》爲一人之言，渾而同之愈遠愈差。但見《詩序》之義之易通，而詩人之旨不暇問也。《詩序》顯而易見，詩意隱而難知。能通其《序》，遂以自多，又將以教人也。惜哉！惜哉！

一六 邶、鄘、衛之詩，似以地爲別。均之爲衛也，其事則相參錯焉。若二南則不然，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，皆文王之時也。係之周公、召公者，託之以爲別耳。

一七 《詩序》演文，固後來講師之辭其支離者，呂成公言之矣。若美若箴，若刺若疾，亦恐非常時所書，如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何等語哉！使果有之，豈耻言人過之義？又有以謚書，而述其生平行事，皆若後人追述之辭。然《詩》之爲追刺者，亦鮮大抵臆而爲之說爾。文之卑陋，止似唐世文章，未可望晉宋也。

一八 春秋諸大夫之歌詩，若不與事類甚矣，其不足以知詩也。《詩》之不易知，於是以《詩序》之易曉而求其旨，而《詩》意遂大遠矣！不足以知詩，猶可略繆認《詩》意，浸以訛舛流，而不可返其害於《詩》深矣！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。

一九 吾夫子之言《詩》，大抵推廣《詩》之旨趣，極於精微，類出於詩人本旨之外，豈害於言《詩》哉！如許商賜以言《詩》，皆爲其能引而信之，觸類而長之，以切磋琢磨爲告，往知來以素以爲絢兮之爲禮，後皆爲充類至義者也。後之學《詩》，固不可望，遂以子夏能發《詩》旨之所未及，至於理義皆馳，則莫之敢議，其何取乎學！

二〇 詩人之作詩也。固有不能言者，不但託物喻意，又加深且婉焉已。若是矣，猶有言外之旨存焉。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，而爲之序乎？其爲序者，大抵子夏、毛公於數百年之後，名謚已彰，事效已應，然後有此序。欲其聞聽不失，意趣相契，如之何而可哉！若聽聞差矣，意見異矣，乃專以是言詩，



